



守望高原

讲述西藏干部的故事

张永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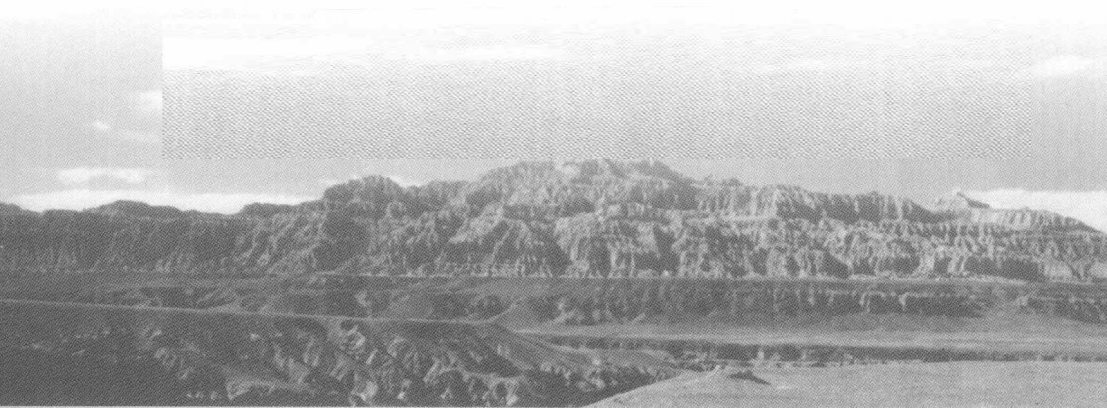
中国藏学出版社

守望高原

中国藏学出版社

——讲述西藏干部的故事

张永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高原/张永发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80253 - 211 - 3

I. ①守...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961 号

守望高原

——讲述西藏干部的故事

张永发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 张	24. 25
字 数	31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11 - 3/I · 104
定 价	39. 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电话: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1 / 西藏雕像

——我所知道的“老西藏”

每个献身西藏的进藏干部，都是一尊不朽的雕像。千千万万尊这样的雕像，与同样雕像般的藏族及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面对祖国矗立着、崛升着，形成更为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撑起了中国西南部的一片最蓝的天。

71 / 白雪山，红星火

用杨星火自己的话来说，西藏就是诞生她事业、爱情和艺术生命的故乡。对于西藏，她如痴如醉、真心实意地播撒着她的满腔激情。而她亲身经历的那些发生在西藏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些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西藏的革命先烈的行为，也一次又一次教育着她，激励着她，并不断升华着她的思想和境界。

96 / 远去的列麦和仁增旺杰

列麦和仁增旺杰没有错。在历史和时代需要的时候，仁增旺杰带领列麦群众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听从党和国家以及西藏的召唤，以不等不靠、不屈不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使列麦这片无声的土地发出震撼的声音。而不等不靠、不屈不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不就是中华民族之魂吗？

139 / 八千里路云和月

——多吉才让主席昌都之行散记

多吉才让主席的眼光、见识、胆略、思路、魄力、作风、知识、才能、水平，向来为人们所称道，而我印象更深的，则是他质朴、内敛、诚恳、正直、旷达、清廉、善良、关爱他人、充满人格魅力的德操和品行。正像西藏高原是雄健与柔美相统一的高原一样，集武略与文韬于一身的多吉才让，也是真正的“侠骨柔肠”。

178 / 我们的西藏岁月

——1976年进藏大学生自述

七十年代是进藏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年代，超过了五十、六十、八十、九十年代进藏大学生的总数。滚滚车轮，腾起青藏、川藏、新藏路上滚滚烟尘——那是一个何等壮阔的场面啊！尽管这一批人当时印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理想、热情、勇敢以及对共和国的忠诚呢？

224 / 半世情缘

——与陈杰昌在一起的日子

20年，他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西藏这片土地。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的热血沸腾、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知不觉间已经皱纹刻额头、斑白染鬓发。在烈日下、狂风中、暴雨里与西藏苦苦厮守的日子里，他认识了西藏，更把爱献给了西藏。或许，正是因为西藏，才有了作为民政部副部长的陈杰昌。

252 / 壮哉阿里

——献给孔繁森和在阿里奋斗的各族干部

朦朦胧胧的晨光里，孔繁森那张具有男子汉气魄的方正正的脸，显得有些憔悴、疲惫，眼睛里似乎还有几道细细的血丝。我们的车已经开出很远了，他仍站在寒风中向我们挥手致意，像一尊雕像。我们从此远离了阿里的艰苦，而他却要继续忍耐艰苦并且还要在艰苦中继续创业。

274 / 冯军的西藏故事和雪山境界

雪山境界与冯军本来就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达到一种默契。而且，这种境界又使冯军优秀的人品得以尽情地发挥到极致。冯军倒下了，倒在了他不该倒下的年龄。他从渴望走进西藏故事而终于走进了西藏故事的最深处。他的故事，是西藏故事中的精彩华章，而西藏故事是没有结尾的。

309 / 藏北草原的芳香

——好人昂强巴

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我第一次走进昂强巴的家门。

堂堂的地区领导，住房却非常之简陋——那是几间六、七十年代建起的铁皮顶平房，没有卫生间和专门的厨房。屋内的摆设十分简单，与普通藏族干部家里没什么两样。客厅的中央是一个大铁炉，铁烟囱伸到房顶后拐向窗外，固定烟囱的铁丝很有些零乱。

332 / 此情悠悠

——我吉隆的藏族同事和朋友

他那张有着藏族男子汉魅力的方形的脸，以及脸上所书写着的善良、慈祥，我永远不可能忘记。我是在心底把他作为无偿地给予我一切而从不需要我丝毫回报的父亲看待的。我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我的感激之情，甚至没有向他说一句“土其其”。我觉得太客套了，反而使真诚的东西变了味道。

西藏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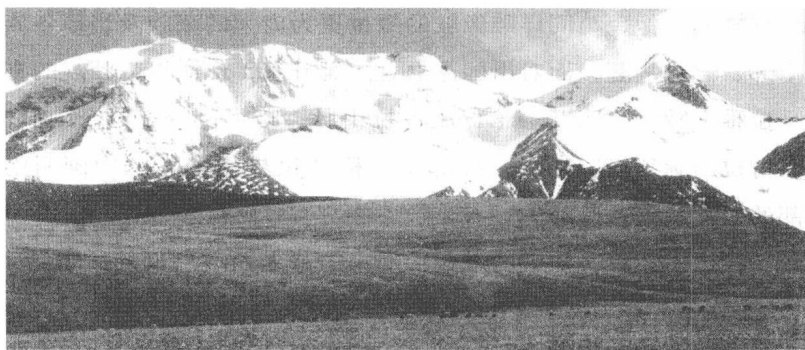
——我所知道的“老西藏”

每个献身西藏的进藏干部，都是一尊不朽的雕像。千千万万尊这样的雕像，与同样雕像般的藏族及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面对祖国矗立着、崛升着，形成更为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撑起了中国西南部的一片最蓝的天。

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我从小就向往的最美丽的地方。可是在北京，我却常常想起西藏，想起那片苍茫的、既富饶又贫瘠的高原。……有时抬起头来望望西边的天穹，总希望居于天堂高度的布达拉宫以及布达拉宫脚下的那个我曾经的家能透过云层在我视野里奇迹般地闪现。后来我明白了，我虽然身在北京，心里终究还是把自己当作西藏人。西藏，不仅牢牢系着自己的魂魄，更主要的是，它已经在自己心底打下深深的烙印。那个天低地阔、风飞雪舞，有着我青春、欢乐甚至苦涩泪水的圣洁、神奇之地，早已成为我感情的家园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今生今世不可能再忘却它、摆脱它。

这是我 2000 年在散文集《阅读西藏》的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真的，从西藏调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复杂心情。那时，高原反应还比较重，整天昏沉沉的，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新的工作似乎也未能完全适应，再加上盛夏里酷热难当，于是，对西藏的思念之情愈觉强烈。说来也怪，只有在思念西藏之时，头脑好像才显得清醒和活跃，特别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那些原本已经淡忘和模糊的事和人，有时一下子竟又变得具体、清晰和活生生起来。我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又回到了西藏，回到了我所走过并爱过的高原的每一个地方，回到了我所认识的藏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干部、同学、朋友的身边。我感受到了高原那熟悉的抚摩，我闻到了高原那特有的味道，我又变得单纯和年轻。

在北京，常常有人对我有 21 年的西藏经历而感慨，还有人称我为“老西藏”。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在西藏，21 年真的不算什么。1976 年与我同时进藏的同学中，不少人至今仍继续坚守在那里。此外，更有 20 世纪 60 年代甚至 50 年代进藏的干部仍然在西藏工作着或退休后在西藏生活着——他们才有资格称“老西藏”。



雪域荒原/李运熙摄

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把苍老留给我自己
我将生命献给了你
把牺牲留给我自己……

这是进藏干部唱给西藏的歌。

是的，自 1950 年起，满怀对共和国赤诚的进藏干部，就开始从四面八方走进世界最高的高原，一茬又一茬，一轮又一轮。就像从高原发源的永不枯竭、奔腾而下的长江一样，这也是一条永不枯竭、奔腾而上的新的和伟大的长江。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进藏干部黑了肌肤，白了鬓发，损耗了健康，牺牲了亲情，却在“世界屋脊”树起了一面“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的大旗。他们以奉献为天职和使命，“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而在奉献的同时，他们的感情、灵魂也被高原所净化，所升华。他们对西藏倾注了比养育自己的故土更多的爱。那爱已经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血脉里，任何情愫都再难将它替代。

每个献身西藏的进藏干部，都是一尊不朽的雕像。千千万万

尊这样的雕像，与同样雕像般的数量更为庞大的藏族及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面对祖国矗立着、崛升着，形成更为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撑起了号称“世界屋脊”的中国西南部的一片最蓝最蓝的天。

我想讲述我所知道的进藏干部中的“老西藏”们的故事。

在那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年代，一个只有 21 岁的年轻人，要有怎样的胆量和气魄，才能走过通向墨脱的那条险要无比、灾害频仍、危机四伏的路途？

在西藏，“18 军”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我的朋友、同乡，一位曾经在西藏工作过十几年的很有些名气的记者兼作家晓浩，在他的书中写过这样的话：18 军，不仅仅是一个部队的番号，更是一方里程碑，一座纪念塔。西藏的山川河流里、草原大地上，无不弥漫着 18 军的气息，晃动着 18 军战士的身影。18 军用自己的血汗使西藏大地呈现出另一种颜色。

是的，要说到“老西藏”，就不可能不说到 18 军。

因为，在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就没有党的地下组织，更不会有一支党的干部队伍。18 军进军西藏之后，由于特殊的环境，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全部以 18 军名义开展。中央派往西藏的第一批各行各业的干部，也都全部作为 18 军的成员而随军进藏：18 军军长张国华的夫人樊近真，是由 12 人组成的“随军银行”的负责人，肩负着进藏筹建银行的重任；18 军独立支队女兵、现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景春，则是中央民委派往西藏的第一批医疗队成员；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妻也穿上军装，成为 18 军中年龄较大的老兵。此外，18 军于进军途中，在巴塘、甘孜、德格等地先后吸收藏族干部 200 余人，作为 18

军的成员进藏工作。而18军，更是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干部队伍最主要的来源。

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这是1950年3月7日在四川乐山隆重召开的18军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宣读的誓词。每读起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每看到誓师大会的一些历史照片，我都会激动不已，我能想象出当时热烈的场面和浓重的气氛。是啊，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主席已经做出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土地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而18军的将士就荣幸地肩负起了这伟大而又神圣的使命——他们将携着春天，携着惊蛰的雷鸣，豪迈和无畏地走进西藏，使那片冰封已久的大地复苏，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冀文正，就是18军中光荣的一员。

1950年3月，刚刚17岁、已经有两年军龄的冀文正，在庄严宣誓之后，作为18军的一名文化干事，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开始几年，他在藏东南的波密一带开展工作。1954年，川藏公路即将通车波密，冀文正和战友们十分兴奋，可是还没有看到汽车的影子，他所在的指挥部却收到了波密分工委组织部的信函：

为了开辟和加强珞瑜地区（注：今林芝地区一带的旧称）的工作，做好珞巴和门巴族的启蒙工作，巩固祖国边疆的边疆，分工委决定委派冀文正同志去承担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请对该同志进行说服教育，愉快走上工作岗位。

冀文正从此开始了他长达 16 年的墨脱岁月，墨脱也从此成为冀文正一生的不了情。

墨脱，是目前全国唯一尚未通公路的县，也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处人类难以涉足的神秘禁地。由于气候、地理原因，一年仅有 3 个多月与外界艰难的交往时间，使这里始终处于一种接近原始的半封闭状态，因而被称为高原“孤岛”。我在西藏工作 21 年，曾走了全部 7 个地市以及 70 多个县份中的 60 多个，但遗憾的是，墨脱不在其中。

不是不想去，而是去一趟墨脱难上加难。

墨脱不仅山高谷深，险峻无比，还是一个“动乱”的世界。就在冀文正走进墨脱的前 4 年即 1950 年 8 月，墨脱发生强烈大地震，许多村庄毁灭，有的村庄直接被抛落入江。山体因地震而崩塌，随之发生泥石流，一度造成雅鲁藏布江河道阻塞，至今两岸的泥石流堆积体尚保存完整。

我有时就想，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那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年代，一个只有 21 岁的年轻人，要有怎样的胆量和气魄，才能走通向墨脱的那条险要无比、灾害频仍、危机四伏的路途？

在拉萨，我与冀文正见过几次面，也读过他撰写的一些回忆墨脱生活和工作的文章。我了解到，从波密到墨脱，他身上背着 80 多斤重的东西，包括一支手枪、一支卡宾枪、两套换洗衣服、两双鞋以及 40 多斤大米和一些代食粉，还有 3 本日记本和 3 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藏汉字典》。一路上整整走了 23 天，翻越了 6 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山，把鞋底的纹都磨平了。下山时遇到陡坡一般是往下滑，裤子的屁股处被磨得稀烂，用手一摸，指头上都是血。而走到墨脱，才仅仅是个开始。冀文正的任务，是要在填饱肚子、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在整个墨脱地区开展团结上层、影响群众和在群众中推广新知识的工作。

关于赴墨脱路途的艰难，已经有太多的描述。这里，我只想引用一两段冀文正在墨脱期间走乡串寨开展工作时的路途经历：

从卡布至甘丹是逆江而行，行程八天，其中有一部分道路由于年久失修，沟壑纵横，杂草丛生。……就说垮沟吧，每当突降暴雨，松动的岩石伴随着雨水、泥沙，半边山半边山地垮下来，岩石撞击声惊心动魄，远远都能听见。山垮之后，形成了许多笔直的绝壁，从山顶到江边一两千米高，像是一块石板斜放在那里。……为了我们的安全，洛巴向导一个在前面挽着我的胳膊，一个在后边拉着我的衣服，十分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脚。在过一个一百多米宽的垮沟时，我昂首看到皑皑的雪山头，强烈的阳光反射出可怕的寒光，几只雄鹰在天空翱翔，俯视几百米深处的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银带，被夹在弯弯曲曲的峡谷中，刺耳的咆哮声令人胆寒。我们集中注意力，屏住呼吸，十分小心地向前移动着，有几次脚下的石头动了一下，我们出了一身冷汗。过了一个垮沟，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发现脚板早已划破了许多口子，血流不止，这时，才感到了痛。

我和门巴族向导普布从海拔650米的布顷村出门便开始爬山，山势很陡，简直像一壁陡墙，向导在前爬，我在后面爬，他的脚能碰着我的头。……当我们进入原始森林时，天哪，浑身上下布满了蚂蟥，我们来到了一个恐怖的世界。这时，我的注意力才转移到了地上、树叶上、灌木上，到处都是蚂蟥，我俩陷入了蚂蟥的重重包围之中。花色的蚂蟥小拇指粗，两三厘米长，吮饱血后有大拇指粗；黑色的稍细些和短些。条条都倒挂在杂草、灌木上，伺机行动。……凑巧，原始森林里有一块10尺见方的大石头。我俩在上面休息了一会，仔细地捉拿害人虫。普布告诉我，他捉了42条，被咬了17个窟窿；我也逮了39条，身上留下了14个窟窿。其中，脚背一处大拇指那么大的地方有4个伤

口。……虽然墨脱是亚热带气候，但在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里，我冻得发抖，好像患了疟疾似的。身上被蚂蟥咬伤后流淌出来的血液浸透在褪了色的黄军衣上，紫一块、黑一块的，十分难看。



冀文正（中）与墨脱群众在一起

就是这样，冀文正创造了一系列的“墨脱之最”：最早徒步进入墨脱县的汉族干部；进入墨脱县次数最多的汉族干部；在墨脱6区35个乡留下足迹最多的汉族干部；在墨脱县工作时间最长的汉族干部。

不仅如此，冀文正还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妻子创造了最早徒步进入墨脱县的汉族女性的又一个“之最”。

冀文正的妻子邝先华，也是名副其实的“老西藏”。1957年，17岁的她于成都女子中学毕业后，毅然沿川藏公路进藏，历时45天，来到西藏林芝，与冀文正喜结良缘。

蜜月尚未度完，冀文正便返回墨脱，邝先华留在林芝工作。三年后，为了支持丈夫安心在墨脱工作，邝先华主动要求自己 also 调至墨脱。那年的 10 月，身体瘦弱得只有 40 多公斤、而且已经怀有身孕的邝先华手执拐杖，腿打绑腿，腰系绳索，与几位同行的男同志一起，踏上了那条让任何人都望而生畏的艰险之路。

邝先华到墨脱后，热情好客的门巴人、珞巴人闻讯带着招待最尊贵客人的老鼠肉，从四面八方拥来一睹从未见过的汉族女人的风采。走了几天的邝先华因劳累过度，两腿无法站立，只好由冀文正将其抱到门外的坐椅上与大家见面。

邝先华在墨脱整整工作了十年。她把爱献给了墨脱的群众，也献给了冀文正。

就像邝先华深爱着冀文正一样，墨脱的群众也深爱着冀文正。

墨脱是疾病高发区，其中尤以疟疾最为频繁。那年，米古巴部落酋长的女儿亚姆病了一个多月，巫婆多次驱鬼，病情反而愈加严重。这里群众没见过更没用过西药，所以，西药对他们特别有效。冀文正与酋长立下军令状，保证将亚姆的病在数天内治好。亚姆服了冀文正提供的西药后，果然好转。不料，麻烦也随之而至——病愈的亚姆居然深深地爱上了冀文正。每到夜晚，痴情的亚姆便躲在冀文正住的吊脚竹楼后倾诉衷肠：

天上圆圆的月亮，
请不要匆匆走向西方，
我和情人相会，
想借用你的银光。

美妙的歌声吓坏了冀文正。那时，他还没有与邝先华结婚。他托人再三解释自己已有未婚妻，但亚姆并不死心。无奈，冀文正借来一张女战士的照片，才总算解了围。

太阳姗姗走了，
留下一片黑暗；
情人抛我走了，
留下满腹心酸……

亚姆充满质朴情感的歌声，打动了冀文正的心。他唯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更多的亚姆们服务，才对得起墨脱和墨脱的珞巴族、门巴族人民对他的一片真情。

墨脱旧称白马岗。

有这样一首门巴族民歌：

世界上的地方哪儿最好
最迷人的是白马岗
白马岗就像朵花
高山森林把它环抱
白马岗的姑娘都是天仙
白马岗的小伙子都是英雄
白马岗的山顶像寺庙一样美
白马岗的土地像白云一样平展
白马岗的河里都是神水
白马岗的山上都是宝贝
白马岗的竹子可以架房
白马岗的芭蕉叶可以铺顶
白马岗遍地结果实
白马岗真是个好地方

冀文正发现，在墨脱这一世代封闭的绝域，珞巴族人和门巴族人仍然延续着人类童年时代的生存方式和奇特习俗，造物主在